

# 伦理学的神圣要素

由Jason S. Jowett改编和评论

希罗克勒斯·斯多噶，拉梅利。I. 2009。这本独立的书旨在探索将现代性引入公元96至192年间罗马内尔瓦-安东宁王朝的复杂性。该书在历史背景和现代性概念之间搭建了一座独特的桥梁，呈现着独特的挑战。

## 动物是否具有自我意识

伦理学的要素：尽管在原始带有副标题“上帝”（拉梅利，2009年：1:35）的纸张中不按常规使用“要素”一词，将其作为初级标题，但这个超群的标题如下所示。

呼吸；恰如其分地称为“气息”- 1. 在模块化参考中，形成了一个必要的案例，以在张力和紧张（直接）或拉伸的“状态”中跟随。2. 古老的斯多噶主张，生产性的火焰有系统地朝着创造前进（R.I. 2009 5:37）。到达以便离开；对转化框架的重新构建定义。

变革的性情；拉梅利引用了古代呼吸的不同变体：心灵、自然以及随后的斯多噶的凝聚力，它们甚至能够束缚石头。显而易见但简明的背景是土著“石器时代”的人们，以及典型的反动分子对抗现代建制。

动物；维持这种笨拙的定义，将所有的生命形式都视为有灵魂的存在，它们不是通过子宫和胚胎以其他方式诞生的任何其他事物，而是作者对该词最初意图的原始目标，这似乎是一个对“动物”一词的最低标准，作为最初或原始意识的方向，其中大多数动物都可以轻松地进行互动，愿意以正常状态这样做，并在永久的正常状态下居住；因此，动物缺乏更高级的可理解、理性和共通的人类交流标准，这些标准对于形成这个以及任何一个论点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原始文本在纸上恢复的事实，强调了当时罗马统治阶级的卓越社会的价值观，这绝非巧合。就每个社会阶层而言，特别是对（好战的）士兵极为需求的生命形式的消耗，当基本本质（基本理性）被随后的社会以及

要考虑《伦理学要素》的最佳起点是从讨论每个人最熟悉的第一件事开始。尽管如此，我仍会坚持认为，这个讨论提前开始并对生物的生成进行全面考虑也没有什么不好。因此，动物的最初和最主要的属性将开启这篇论文。

当一个种子在适当的时刻掉入子宫，并被一个健康的子宫接纳时，它不再保持惰性，而是被激活，开始根据无法违反的特定安排吸引身体物质，形成胚胎，并展开适当的活动。直到它达到极限并成为准备出生的生物为止。然而，在从受孕到分娩的整个过程中，它始终保持着一种呼吸的本质，从种子的状态转变，并按照预先确立的顺序从开始到结束延续。因此，在这段时间的最初阶段，这种“本质”是一种特别浓密的呼吸，与灵魂相去甚远。然而，在接近分娩时，它逐渐变得稀薄，受到持续的活动的影 响，并且在数量上，它正在成为一种灵魂。同时，它的本质既到达也离去，它已经通过适应而得到解决，现在成为了一种灵魂。因为，正如准确地描述，石头中的气息在受到专注的打击后会引发火花，而任何普通物体的变化倾向都以这种方式存在。

成熟的胚胎的本质在紧急的情况下迅速转变为灵魂，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本文中，将描述这种情况，并对此进行考虑，因此认为它是一种动物，而不是那些缺乏适当比例的后代，就像熊和其他类似情况一样已经被了解。

当然，我们必须理解，从某种程度上，动物与非动物有两个方面的不同，即知觉和冲动。就目前而言，我们不需要讨论后者，但我认为有必要至少简要地谈谈知觉。因为知觉有助于了解“第一件属于自己和熟悉的事物”，这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神圣伦理学的最佳起点主题。

罗马天主教教权统治秩序所吞噬后，这一切几乎被摧毁。因此，将动物自身的初级基础蜕变为象征，并详细讨论在文本中，这对于人类与自然界的动物之间的关系（和协议）是如此自然。如果作者确实是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因为饮食将被证明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元素，这可能只是一种尴尬而非特权。

## 了解动物感知自我

慢；这不是一个偶然的描述，而是涉及到作为种族所怀有的争论，Ramelli将其标记为反怀疑主义的推动力（R.I. 2009 11:41）。

感知它们自身的各个部分；明确地说，作者意图展示受控感知的应用-这是气动哲学中的一个关键基础，其中“感知”一词的应用范围要比非典型感官更广泛，而是涉及到一个部分整体功能的智慧，而不是仅仅分离的功能。

这些活动与社会构建有关-这是作者“适当行为”的特点，确保了在分析中具有普遍适用性，集中体现为伦理框架，并作为动物正确使用其部分的基本属性。

条件；明确地说，动物在使用某个部分之外，能独立地保持对该部分的认知。

攻击；为适应这种情况的灵活性，在这种情况下，防御只是动物在必要时参与的任何战斗的一部分。尽管本文作者没有特别关注攻击，但可以合理假设该命题也适用于动物攻击时的感知能力，并且作者最初避免了斯多葛哲学中关于巨大部分的军事合理化，而将其框定为为了穿越危险领地的必要性，而通常更多涉及攻击技巧的含义。拥有强化的角或鹿角的好处在于它们可以根据季节性脱落以进行常规更替和出于健康原因，这仍然与防御能力的分散和保护（或攻击）的需求相一致。

对于那些迄今为止对此一点感到远离和缓慢的人来说，他们相信，感知是自然赋予我们的，用于理解外界对象，而不是用于理解自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对这种情况感到困惑的人来说，首先需要确立的是动物感知自身的各个部分，并且我们必须尝试展示这种现象从一开始就发生在它们身上。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理解动物感知自身的各个部分。例如，有翅膀的生物意识到它们的翅膀适合飞行。另一方面，每种陆地动物也同样意识到它有自己的附肢及其用途，就像我们自己意识到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其他部分一样。当我们需要视觉时，我们会将目光投向可见的物体，而不是我们的耳朵。然而，当我们需要听觉时，我们会伸展我们的耳朵而不是我们的眼睛。同样，当我们需要行走时，我们不会用手来满足这个即时需求，而是用脚和整条腿，而当我们需要握住或递送东西时，我们也不会使用腿，而是使用手。因此，整个动物感知自身的第一个确认就是对它的各个部分及其所赋予的功能的有意识的感知。

第二个确认的事实是动物并不仅仅感知自己防御所配备的事物。例如，公牛在准备与其他公牛或其他物种的动物进行斗争时，会用它们的角向前冲，这些角天生就是用来作为战斗的武器。其他动物也同样对它们自己的“天生武器”有类似的倾向。一些动物有蹄子作为武装，另一些有牙齿，还有一些有獠牙，其他一些有刺，还有一些有毒液，每一种动物都利用这些来在与其它动物的冲突中进行自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的“喷射者”蛇，因为这种动物在相同名称和物种的其他动物中非常致命，它不咬人，而是无差别地喷射毒液来杀害猎物。

此外，动物还能感知到它们哪些部位最适合用于防御或攻击。以公牛为例，当它准备自卫时，会将角对准敌人，以确保最佳的防御姿势。相反，当乌龟意识到受到攻击时，它会将头和脚缩进壳内，也就是将身体中最容易被抓住的部分躲在坚硬且难以抓住的部分下面。这样做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乌龟的身体，使其更难以被攻击者掌握。蜗牛也会采取类似的策略，当感知到危险时，它会将自己卷缩在壳内。至于熊，它似乎并不忽视自己头部的脆弱性，因此当被棍棒或其他可以打击头部的物体击打时，它会用爪子覆盖头

部以减轻冲击力。即使在被追逐时，如果不得不跳下悬崖，它会以一种方式扔下自己，以减少每一次坠落的冲击力。青蛙也会采取类似的策略，因为它非常适合跳跃，在跳跃能力方面几乎没有其他同等体型的动物能与之媲美，而且它会在计算距离的同时也考虑时间间隔。如果青蛙偶然被追逐到悬崖边，且不确定能否跳到另一边，它会选择跳下去，并使自己充分膨胀，从而增加空气阻力，减少破坏性的潜力。谁能不为这一策略而感到惊叹呢？让我们承认，青蛙的腿和角之间存在不成比例的差异，后者异常壮丽，令人惊叹，而腿部非常细长，容易被人轻视；然而，尽管如此，在自然界中，它有一个比视觉更伟大的教师来指导它的行为。因此，它会用它瘦弱的腿来蹿跃，无论是为了突然爆发的速度还是为了长跳。它从不放弃自己的腿，因为自然给予了它在这方面的能力。然而，青蛙却对自己的角不屑一顾，尤其是对它们缺乏比例感的不满。因为恰恰是这种缺乏比例成为了阻碍，无论是在生活的其他方面还是在紧急逃离时，都会给青蛙带来困扰。因此，它意识到了角的生长缺乏比例的问题。当遇到悬崖或岩石突出时，青蛙会从远处奔跑，并以全力冲击的方式粉碎自己的角，纷纷折断过大的部分。通过这种方式，它消除了这个障碍，追求更加平衡和高效的形态。这显示了青蛙在认识到并解决自身生长所带来限制时的智慧。

策略：第一个定义是组成一篇论文的情况，涵盖了严格的防御，具备复杂的标准——诱捕（困局）、牺牲奉献或与对手进行谈判，取决于冲突的背景。

蓖麻腺：在这篇论文中，最具指示性的是这个埃及神话，它在描述壮阳剂麝香方面表现出了不成比例的倾向。河狸体内的腺体自然而然地产生蓖麻油，这部分是无法移除的，如果河狸意识到猎人对这个部位有兴趣的话。事实上，这在争议中构成了情报活动的辩解，即使不涉及一般的破坏行动，旨在挫败对手，而在这种情况下则牺牲了产生后续产品的机会。

此外，蛇也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尾巴是脆弱的，难以应对任何攻击，但它却拥有一个用于自卫的武器，那就是它的嘴巴。因此，如果在被追逐时它恰好遇到一个洞口，它会以尾巴部分开始下降，并将头部最后藏起来，始终保持伸出以确保其他部分的安全。河狸的策略更是令人惊叹。它是一种在尼罗河周围相对丰富的河流动物。对于这个生物来说，我觉得它甚至对被追捕的部分也并非一无所知。之所以人类会猎捕它，是因为它的睾丸，因为在医学界闻名的蓖麻腺就是这个动物的一部分。因此，当它被追捕时，它会尽力保持健康完好地逃跑一段时间；但如果情势变得太过紧迫，它会用自己的牙齿割断睾丸并将其抛弃。这样一来，追捕它的人就会停止追逐，而对于这种动物来说，这是它获得自由的原因。

## 动物是否能感知其他动物的能力

《条约》是对当前论据中显而易见的政治倾向的替代引用，很快会被称为战争，某种情况下，一种动物可能会干预、反驳或篡夺另一种动物，其战斗能力决定了其效果。尽管没有专门提及人类这种极其智慧的运作标准，也没有提及河狸放弃宝贵部分的情况，但这个问题不可撤销地被简化为任何对抗中预定的一系列结果，其中机会仍然是基本的决定因素，不论是任何力量、毅力还是动物本身。当然，这将人类与任何非理性动物在这方面区分开来的，是对在任何给定环境中所需变化的深入计算，以完成成功的一个阶段或安排，并且至少在减少策略中可能成功的加入（必要的）身体冲突的机会方面。这个观点可以被认为是这部分叙述中提出的，尚未将动物和人类作为动物之间的完整比较标准明确界定。然而，作者并未直接表达，在人类冲突中确实存在一些标准，例如战争，这些标准在动物王国的任何成员之间（包括昆虫和其他动物）并不明显。尽管如此，一份专门的论文作为一项全面调查可能会证明这一点，因此防御策略在方法论上得到了解决，并且这个重建的部分可能是本书的结论性要素。

当然，最初需要谈论这个理解，并审查动物的弱点和优势，同时确定哪些动物对其他动物具有攻击性，哪些动物保持某种形式的条约。例如，当狮子与公牛战斗时，它主要关注公牛的角，而与野生驴的战斗中，它则专注于避免受到致残的踢腿攻击。黄鼠狼为了对抗角蛙而准备战斗，采取了相当多策略，主要是防备该特殊动物的致命咬击。它有时会以特定方式降落，利用角蛙的重量和动力来对抗它自身，轻松地化解威胁。

当然，家养小鸡是存在的。如果一头公牛绕着它们跳来跳去，它们会继续睡觉而不会惊慌失措，但如果一只黄鼠狼或一只猎鹰出现，它们会立刻尖叫并躲到母鸡的身边。另一方面，狮子更容易对手无寸铁的人表现出轻蔑，而对于手持猎枪的猎人，它则不那么自信地发动攻击。

据我看来，不仅是那些天生能力较弱的动物，还包括那些在速度、体型和力量方面超过我们的动物，整个无理性动物类，尽管它们察觉到我们在理性方面的优势，但仍会逃离和回避人类；但如果动物没有意识到其他生物的优势，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确实，还有进一步的论点支持动物对自身的感知，但就目前的目的而言，已经说的就足够了。

## 动物是否能持续地感知自我

身体的类别；一个准确的观点，期望总结先前的问题，即某种动物具有明确的防御力量，并且按该类动物的任何标准或战略标准来执行是可以预期的。这可以说是对动物的一种基本优点，对于叙述的结论更为重要。

关于灵魂的特殊地位和结论的重要性，作者选择不对此立场明确表态，放弃了对所有动物的防御类别进行全面叙述的责任，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这样的叙述将使其他种族独占领域并且能够从中学习，然而达尔文在历史上后来才开始关注世代背景而非军事能力，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作者强调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在种族中的任何个体（在人类种族内）在卓越方面都受到了已被接受和了解的分类标准的限制。例如，一个人不会突然飞起来来赢得一场战斗，他们必然是地面生活的，没有超自然的能力

玛吉特斯：喜剧演员

我校的学说；毫不傲慢地提出这个论点，罗马气体哲学分支学派紧接着从古希腊的斯多嘉学派中崛起，而且这位作者的恰当称谓或许还很明显。事实上，斯多嘉哲学分支学派的基础确实源自生理学，而生理学对于西方医学来说就像哲学（政治哲学）对于战争来说一样重要。在生理学和伦理学相关的地方，最显著的区别在于预后和诊断，这是一种追求平衡的表达，体现为专业观点及其固有的诚信性。希波克拉底恰如其分地应用了“危机”这个词，它融入了现代医学学说中（与此相反，“危机”在特定情况下具有负面含义），这使得医学方法与“灵魂的运动”有着明显的分歧。确实，根据作者的指示，在麝香中可能适用一种特定的意愿，以消耗表征力量的动物部位，例如犀牛角，以获得额外的活力，在道德背景中是不适用的。在这种情况下，权威人物（萨满）会在相关疾病的诊断中开

首先，有必要了解，正如动物的身体是可以触摸和可感知的一样，灵魂也是如此；事实上，它属于身体的类别 - 但这在我们自己的论著中已经有所阐明，这证明了那些声称灵魂具有特殊地位的论点是有致命缺陷的。既然它是身体，那么它就能够接受触摸，如我所说的，以及压力和阻力，打击和反击，以及其他类似的事物。

其次，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灵魂并非像液体被困在罐子里那样被封闭在身体中，而是奇妙地融合和完全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混合物的最小部分都无法不与两者共享。因为这种混合物与红热的铁的情况非常相似。在那里，就像在这里一样，拼接是整体的。同样，对于共同的效应而言，两者都是完全相关的。每个人都分享对方的影响，灵魂并不忽视身体的影响，身体也不完全对灵魂的痛苦充耳不闻。正因为如此，就像在身体的重要部位发生炎症后会出现谵妄、思维的奇怪漂移，甚至整个想象力都受到阻碍一样，身体也会受到悲伤、恐惧、愤怒等所有灵魂的情感的影响，甚至出现皮肤变色、腿颤抖、尿液排出、牙齿咬合、甚至声音阻塞以及整体身体的惊人变化。

因为如果它们不像我们所说的那样混合在一起，它们不会如此轻易地接受和传递情感。

此外，第三点，我认为甚至连马杰泰斯（Margites）都不会反驳灵魂不是一个知觉的能力。因为这就是它超越了单纯的“本性”的原因，也是通过赋予冲动而实现的；如果灵魂被剥夺了冲动和感知，它将仅仅是一种“本性”，而不是灵魂。

那么，对于当前讨论，第四点仍然需要什么呢？显然，这是要阐述灵魂如何实现运动。现在，这最后一点可能并不特定于灵魂，至少根据我们学派最有说服力的学说来说，但它也并非与灵魂无关，而是灵魂和身体共同具有的特征。如果没有张力贯穿始终，身体就无法从中部到末梢保持紧密结合。因此，灵魂也是一种凝聚力量，它必须保持适当的张力，以确保身体的任何部分在无法履行其特定功能时不至于首先被破坏，从而不可避免地破坏其他部分，并在正常功能时朝着整体的目标运作。因此，动物不过是由身体和灵魂组成的复合物，而且它们都是可触摸的，能够发出冲击并受到压力的影响。此外，它们是通过整体混合在一起的，其中一个具有知觉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本身就以我们所展示的方式运动。因此，很明显动物必须不断地感知自身。因为灵魂随着膨胀向外延伸，触及身体的所有部分，因为它也与它们所有混合在一起，当它触及它们时，相应地也会受到反击。因为身体也像灵魂一样

方给定任何标准化的治疗方法。尽管一些物质，例如公牛的睾丸中所含的物质，经过医学证明具有与其所有者形态相关的类似益处，但很多只是一种迷信的关联。在任何防御或攻击能力的应用中，我们必须预料到这种可观察益处的适当性。

霸权性能力：表面上以具体实践如瑜伽的体能锻炼形式表达，但实际上是主动（自然地）体现个人的健身水平在这里，自我感知很容易被区分为健康、不健康以及各种中间状态，这些状态导致了“灵魂的运动”，作为防御能力的主要因素。在生理学的背景下，营养（因此饮食）被强烈争议作为实际上驱动灵魂的霸权。

醉鬼和守财奴；显然是灵魂的外在凝聚力 - 如同钱袋或闪光灯被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基本上满足了欲望和责任，灵气确保自爱也包括职业，无论是自我消耗还是促进性的。

提供阻力，结果产生的效果同时被压力和反压力所表征。例如，从最外部的部分向内倾斜，作用向胸部的主导能力传递，以便感知身体和灵魂的所有部分，这等同于动物感知自身。

实际发生的事情并没有违背这个情况的呈现，因为如果动物完全对自己不再有知觉，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在睡眠期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那个时候 - 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容易理解 - 动物仍然能感知到自己。现在，为了对整个[动物]种类有所了解，我们只需要列举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物。事实上，在冬季，如果我们身体的某些部位暴露在外，即使我们陷入最深的睡眠，我们仍然会在被子中抓紧并覆盖住那些寒冷的部位，并保持这些伤口远离撞击和压力，就好像我们在进行完全有意识的清醒注意力一样，即使我们深深地睡着，如果前一天我们达成了共识你可以看到，即使是一个人所关心的追求也会一直伴随他入睡。因此，一个醉鬼通常在睡觉时手中仍紧握着酒瓶，而守财奴则紧紧抓着钱包打盹。实际上，我完全期待一个善于判断人物的人，如果他站在睡梦中的人旁边，将能够根据他们的睡姿来认识到一个睡眠者的性情 - 无论他是强壮而紧张的，还是事实上，如果一个人预料到自己即将死亡，时间有限，并且期望有一个美好的死亡，像悲剧中的处女一样，那么更加可以通过他们在睡眠中的身体来过滤出他们性情的迹象。例如，赫拉克勒斯也在睡觉时紧握着他的狼牙棒。所有这些例子，以及其他类似的例子 - 它们有成千上万之多 - 在我看来是对事实的最可靠的证实，即使在睡眠中，我们也能感知到自己。

入睡的开始；对作者案例工作的大幅重构案例

这个论点不仅适用于我们，也适用于动物。因为我们会发现，它们需要更轻的睡眠，由于它们身体的力量，它们在消化方面在天性上更加适应，并且因此需要更短而不那么深的睡眠时间 - 但是为了不说得太长，它们的睡眠方式实际上不仅证实了它们睡眠的轻盈性，也证实了它们在睡眠中对自己的感知。因为从休息开始，这种动物的疲劳也取决于它们释放出的紧张情绪，进而影响到它们的注意力深度。尽管在入睡的开始，它们并非在经历极度紧张后立即进入睡眠，而是从最持续的谨慎中缓缓入睡，仿佛它们与清醒时一样，但同时也意味着最危险的时刻仍然存在的延续。如果不是因为在危险可能再次出现的时候，动物应该直接加深它的睡眠，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以便在必要的休息之后以最佳的紧张状态重新开始，就好像这是一个必要的插曲。

我们首先讨论的是，动物作为一个整体不间断地感知其各个部分及其功能。很明显，动物感知到自己，并且从一开始就如此，因为事实上，对于我们而言，时间的这一部分 - 第一部分 - 是我们适当考虑的最后一部分，因此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最强有力的时间点来支持该观点。

持续的谨慎；基于威胁的确定性评估和特征分析。

接下来，让我们考虑一下，如果我们被剥夺了第一个阶段，那么将这个事件归因于哪个生命阶段会更合适。让反对意见的人回答我：在动物的哪个阶段它开始感知自己？无论一个人可能提到哪个时间，他都不会提到比第一次更重要的时间。的确，就感知能力而言，动物需要它来感知自己，如果在第一阶段被剥夺了，它在第二阶段或第三阶段或任何其他阶段都不会拥有这种能力，但从那一阶段开始，无论是哪个阶段，在它成为动物的同时，它立即具备了感知能力。

在此之后，我不相信有人会反对动物根本不感知任何外部事物的观点。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动物都具备视觉，至少在它们不失明的情况下，而且如果它们不失聪的话，也具备听觉。此外，在其他情况下，它们也能品尝和感受。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些动物会急忙向母亲的乳房冲去，以吮吸奶汁，而其他的动物则躲藏在母亲的翅膀下，以避免环境的严



酷。还有一些动物会哭泣，仿佛它们被空气所击打。那么，这个论点导向何处呢？它引出了一个非常美丽和无可辩驳的线索，正如我所提出的论题。因为通常情况下，对某个外在事物的理解离不开对自身的感知。

因为与白色的感知相伴随的是对自身被漂白的感知，与甜食的感知相伴随的是对自身被甜化的感知，与炎热的感知相伴随的是对自身被加热的感知，以此类推。因此，由于动物在出生后立即感知到某些事物，而自我感知自然与对其他事物的感知相结合，所以很明显，动物必须从一开始就感知到自己。

通常情况下，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每个主导能力都是从自身开始的。通过这种方式，一个紧密结构的形成将其所属的事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它自身的首次联系。事实上，当它将其部分连接到自身时，如果它之前没有为自己的部分提供这些，它就无法将任何其他事物连接在一起。而且，就像“自然”一样，当它将植物联系在一起、保护、滋养和增长时，首先自身就分享了这些要素。对于每一个开始，都存在类似的论证。因此，感知也是一种初始能力，它必须是比一个紧密结构更为紧密的东西，显然也比一个“自然”更为紧密，因为它必须从自身开始，在理解其他事物之前，必须感知自己。

因此，我们可以将整个前述论证共同的主要观点确定为一个事实：动物在出生时就同时感知到自身。在此之后，很明显，当它产生了对自身的某种表征时，它会坚持这个表征的可信度，否则它将如何做呢？并且它也会同意这个表征。

## 当动物感知到自身时，它是否也变得属于自己，并对自己感到熟悉。

表面上看似随机；重塑作者所主张的表面悲观主义，而不正式探讨灵魂的生理活动的推动因素。

现在，我们需要暂停思考三个要点：动物对自身接收到的表征是满意的、不满意的，还是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因为只有它自身的“本性”感到满意或不满意，否则没有任何迹象能表明它对所遭遇的情况持何种态度，所以它在一段时间内都会明确地表现出所遭遇的条件。然而，从对环境的变化以及除此以外的条件的的影响来看，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对任何不利情况的纠正，如不适或饥饿，通过健康的反应来维持灵魂的效力，这是对任何错误的善的保存。它应该以此回响，以维持灵魂在表面上看似随机，或至少无法控制的情况下的功效。快速行动，动物会对其能够控制被适当分配的自然过程向其照料者提出索费，并在这样做时分配责任。

自然；以一种可计算、可预测的方式，以及某种程度上，自由于复杂性之外，是可以管理的，并被认为具有特定的本质。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作为一种独特而有限的本质，它独立于动物而不会被它们改变。

当然，如果动物在出生之前不会对自身感到满意，那么自然界也会被指责在产生这种努力方面是徒劳无益的。正因如此，似乎没有人，甚至包括马吉特斯（古希腊喜剧人物）在内，会说动物在出生时对自身和对自身的表征感到不满意。事实上，它并不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因为不满意与不快乐一样，既会导致动物的毁灭，也会使其对自身的本性产生蔑视。因此，这样的推理迫使我们同意一个观点，即当动物第一次感知到自身时，它立即变得属于自己，并对自己和自身的结构感到熟悉。

生存；也许正如描述的那样，动物无法创造出一种更高级的本性；一个蛹。

的确，事实似乎支持这一论点。每种动物都根据自身的能力，努力保护自己，避免遭受来自远方的攻击，并设法避免危险，同时追求带来安全和满足生存需求的事物。它们从各个方向本能地寻找安全和养料来源，以确保自己的生存。确实，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不仅那些在奇妙的美丽、体型以及在特定领域的力量或速度上卓越的动物在自我保护方面如此，甚至那些小而微不足道、在某种程度上不美观的动物也是如此。因为自然巧妙地在这些生物身上灌输了对自己的强烈热爱，否则它们的生存将是不可能的。因此，的确，似乎即使是新生的婴儿也不容易忍受。这就是为什么护士们聪明地劝他们闭上眼睛的原因，因为他们自己选择而非被迫地剥夺了对可见事物的理解，从而减轻了他们的恐惧。因此，一些人在没有劝说的情况下自动闭上眼睛，因为他们无法承受黑暗所带来的震撼。

与自然相反的是，主要指传染病。

如此之多的迹象表明，动物成为自己并对自己感到熟悉，以至于甚至可以通过与自然相反的事物来证明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对动物来说，对尚未受到关注并且只有在出生后才出现的事物，或者对已经得到适当关怀并最终成为最负责任的事物，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然而，成为自己并对自己感到熟悉为动物提供了一个起点，即使对他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它们对自己来说也是可以承受的。例如，如果我们忍受着最恶臭的伤口，尽管它们令人作呕，但只要它们是我们自己的伤口，那么它和其他任何不愉快之事，因为被自己的自爱所掩盖，不会减损任何人的个人责任。这确实是最令人惊奇的事情，因为什么比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更丑陋呢？当然，如果癌

症和肉体上的肿瘤状增生、黑斑和腐烂等对视觉来说令人不悦，但只要它们发生在我们照顾的人身上，作为最重要但不是直接属于自己的一部分，无论是否对发生原因熟悉，只要与自己以某种整体方式或其他方式相似或伴随，那么对于那些倾向于远离这些问题的人来说，可能是为了避免自身发生类似问题。在解决疾病问题以及护士在诊断身体状况方面所熟知的情况中，灵魂将远离最糟糕和远离自然的不太可能的结果，从而保留其愉悦之处，并深深地与自己的自爱相反。当另一个动物仍然承担责任，并且越接近它第一次承担自己的理由和实践时，以及它可以这样做的性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其母亲或其他上级的控制时。

**重建说明：** 尽管可能无法完全模拟原作者的意图，但显然存在着明确的推理结构，指向这一点。

对于那些出生时带有与母亲所期望或有利于其生存的条件不同的动物，对于动物来说，这被认为是一种标准，并且在出生后的最初阶段，它会前进以仅仅生存下去，但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and 与其同龄的其他动物。然而，如果它明确地被否定了某种条件，它将如何应对。因此，如果这种表象保持了一种非自然的变化，仿佛是出于冲动，它还不知道，其他动物也不太可能从这一刻开始。它的社交能力也不会因为进一步的紧张而改变，无法影响被称为变得自己和熟悉自己的意识知觉，这种意识知觉倾向于自身的安全。这就是为什么在动物的出生时，它们被看作是感知自己并成为自己的熟悉和自身构成的原因。

在我们的论述中达到这一点后，澄清表象的方式并不是不适当的。因此，当动物以这种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著成长，并且出生时具有某种特定的条件，现在可以说，其表达的方式在影响其可居住性方面是清晰而精确的。无论是为了自卫还是为了在攻击方面出色，即使在最初的时候也不是为了目标的确切性，不自然的表达方式可能被塑造得像是用力量雕刻而成，通过清晰的印象，我们可以对动物的特性有所领悟。但从动物的起源开始，甚至在出生的最初时刻，这不是表象或感知的问题，而是性情的问题，因为前者都很混乱，只能依靠一种普遍的印象，在新动物的本质中，掌握着非常有可能的相同烙印，那些本来会被视为不自然的特征，正是在出生时所展现的力量和坚毅包含在对上级感知和偶然的优点占有中，作为第二个并因此变得强大，即使一开始很薄弱，也能获得优秀的特质。

确实，以积极突变和进化为背景的表象仍然不确定。它可以被看作是对整体自然不切实际性的概念化推导和理解的描述。这种理解适用于那些不与同伴内在相连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更高级构成的灵魂。

其次，由于出生时的困惑，动物在没有适当的锻炼和实践的情况下，通过感知发现了使其独特和不同的部分，并发现这部分并不是外在于其在生存中所承担的问题，而是有助于准确把握这些问题，以便内化为具体的事物。因此，由于这个原因，表象仍然是不确定的。当一个新的性情可用时，对其的感知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它会在这个或那个方向上倾斜，取决于它的特定性质和与某个特定事物的关系。

**重建说明：** 从这一点开始，无疑地，大部分的推测都是完全重建的案例工作，以更现代的背景和与此特定讨论和探究相关的科学的总体发展成比例地呈现出来。

关于这个事件，我们派别中的两位贵族克里西普和克利安西存在不同的猜测。首先是克里西普，他会同意一种原始性情对于同类动物以及自身有利，而不利于其他动物或自然界的事物。相反，克利安西则会同意一种性情不应该对同类动物产生帮助或阻碍，除非涉及其他因素

，并且是根据自然而来的。因此，不论是克里西普还是克利安西都能正确地宣称，任何一种性情都是自然的，因此适合于首次出生时根据自身所感知到的热情和争议将其自身作为熟悉和印记，并且事实上是由对此事争论的较低级别者所误导的一种错误呈现。

这样一来，对于某一类动物而言，一旦对其产生明确的利益固定，就会成为与之相反的其他种类的阻碍，而在其他种类中，初级的自卫需要更多的组成部分。当处于阳光下时，肉体上的愉悦会表达出对生存的担忧，但只有那些最敏锐地跟随母亲的引领者才能有生存的机会。一个母亲出于对自身爱的渴望，同样确保任何后代都能获得所需的正确滋养，以使其微妙的结构完全展现出强大而有活力的表达，最恰当地代表着灵魂。公正地说，这种表达是不确定的，对其他动物来说同样适用，不论是对于那些常见的熟悉动物还是其他动物。

因此，当一只幼鸟有飞行的需求时，它应该能够更快、更敏捷、更狡猾地飞行，这是在出生时被赋予的一种明确能力，当时它的同类还对此一无所知，但这种能力是由整体固定的部分所确定的，引发了不同的担忧。如果这种动物因为使它特别的部分而对自己更加自我关爱，例如使用更宽、更强壮、羽毛更多、更亮丽、颜色更浓郁的翅膀，并且更加熟练地掌握着下降的角度，在第一次离开巢穴时能更好地降落，然而，尽管它日益模糊，根据我们的习惯，我们仍然将其命名为其母亲的名字，她并未因其丑陋或与众不同的部分而抛弃它，这些部分在其适当使用和证明其不确定性性情之前，任何人都可以合理地假设。

在最确定的情境中，这种情况详细说明了部分的使用和后代对部分的传承，而对自己的部分变得熟悉也是对异常新品质的一种确切掌握，这极大地增强了灵魂的天性性情，而不是破坏它。这两个固定且原始的方面与后代发芽时所期望的所有特点紧密相关，它们可能会以一种之前未曾预料到且不太为人所知的方式脱颖而出，但被认为是对动物更清晰的表现。

## 动物倾向于对自己友好

拉梅利认为最后几节讲述了孩子对父母的爱，同时引用了冯·阿尼姆提出在敌军中包容友谊的建议，这无疑对先前提到的基因变异和有益特征传播的冲突产生了对比，例如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力量。此外，还涉及到作为一个工作公民坚持正确法律观念的问题。

同样地.....（缺失了19行） 开始

本身.....自己的

成为自己的和熟悉的

考虑一些事情

如果它成为自己的.....（缺失了19行）

保持自身构成的事物

和各种各样的

自己的

成为自己的和熟悉的

对自己.....友好地.....然而 对待自己的家庭是“爱的”；因为成为自己的和熟悉的被称为许多名字：**对待外部事物则是“选择”。**就像我们通常以一种充满爱的方式使孩子成为自己的和熟悉的，对待外部事物也是通过选择的方式。同样，动物也以友好的方式对待自己，并通过对那些有助于保护自身构成的事物进行优先选择来实现这一点。

普遍地.....（缺失了5行）

事实上，一个.....

但另一个.....在尊重中.....一种主导的.....（缺失了5行）

### 目标是什么

缺少35行。